

珍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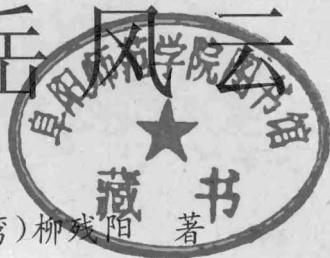
五岳风云

柳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五岳风云

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责任编辑：葛佳映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“成坤那小子太不识相，我可救他不得。”岳鸣珂心头一动，知道这两人口中所说的“魏宗主”乃是魏忠贤，而成坤则是先帝常洛的侍卫长。心想：成坤虽是宫中侍卫，还不失为一个忠心正直的人，怎么先帝一死，魏忠贤多少大事不管，就先要抓他？又想：我正要去找那魏忠贤，何不随这两人进宫一看。

岳鸣珂仗着绝顶轻功，暗暗缀在二人身后。听他们谈谈讲讲，知道这二人乃是魏忠贤心腹，又知道自昨日起，西厂也归魏忠贤管了。只有锦衣卫还自成系统，掌在内廷校尉龙成业手中。

岳鸣珂随着那两名卫士弯弯曲曲的走了一大段路，走到了一所圆伞顶的殿宇之前，两名卫士叩门入内，岳鸣珂飘身伏在檐端，偷偷窥探，只见里面一个肥肥白白的太监，端坐当中，四名卫士分列左右。

岳鸣珂猜想这当中的太监必是魏忠贤无疑，心头火起，手指伸入暗器囊中，但一想朝廷自有王法，我若暗中把他杀掉，熊经略必然怪责，迫得忍住。那两名卫士叩门入内，向魏忠贤见过了礼。只听得魏忠贤道：

“王成、董方，你们来了？你们可知道成坤在这里么？”两名卫士“嗯”了一声，魏忠贤道：

“王成，你一向是成坤的副手，御前侍卫的副侍卫长，是么？”王成应道：

“奴辈虽是成坤的副手，但和他一向不和。”魏忠贤道：

“没有争吵过吧？”王成迟疑一阵，道：

“没有，但心里不和。”魏忠贤“唔”一声，道：

“董方，你是和成坤同时进宫的，在御前侍卫中，你和他交情最好，是么？”董方急忙跪下叩头，回道：

“奴才只知有魏宗主。”魏忠贤笑道：“很好！”低声吩咐了几句，随即带侍卫从侧门走了。过了片刻，侧门再开，出来的却不是魏忠贤那班人了，而是另两名卫士，押着成坤走出。岳鸣珂一瞧，仅仅相隔两日，成坤已是形容憔悴，手脚都带有镣铐。那押解他的卫士将他带到屋内，笑道：

“你的好朋友保释你了，去吧。”但却并不给他解开镣铐，便自走了。

王成满脸笑容，扶成坤坐下，殷勤问道：

“没有受苦吧？”成坤冷笑一声，却不言语。董方道：

“大哥，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又何必和魏宗主相抗？”成坤怒道：

“谁和他相抗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何放不过我？”王成道：

“大哥，我们担着身家性命，保你出来，只求你说一句实话。”成坤道：

“小弟感激不尽。你要我说什么实话？”王成道：

“先帝去世之日，你在养心殿伺候。那时他正召见卓仲廉的孙儿，你可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话？”成坤道：

“听不清楚。”董方道：

“有没有说及魏宗主？”成坤道：

“我在门外。”王成道：

“后来那个刺客逃来，皇帝为什么把他放了？”成坤道：

“这我更不知道。”董方道：

“先帝是不是食了红丸之后不久就病情恶化？这个你总该知道了吧？”成坤道：

“先帝第一日食了红丸，精神转好，第二日食了红丸，不久便突发高热，就在养心殿内死去，这个我已对魏忠贤说了。”王成面色倏变，道：

“大哥，我与你同时进宫，二十年知交，而今我以身家性命保你，你若不说实话，不但你休想生着出宫，我们二人也合家性命不保。”成坤道：

“知道的我便说，不知道的你叫我说些什么？”董方道：

“大哥，不是魏宗主多疑，他扶助幼主，新掌大权，朝中文武，总有一些与他不对，先帝在日，也很忌他。这卓一航和兵部尚书杨焜是世交，先帝做太子之时，已曾和他认识。难保先帝没有什么遗诏给他？”成坤道：

“杨兵部乃是好官，若魏宗主一心保卫幼主，杨兵部必不会与魏宗主作对。”王成急道：

“那么你是说先帝有什么遗诏给卓一航了？”成坤道：

“我没有这么说。”王成又道：

“那这事我们以后再查。那刺客关系极其重大，你真的没有听到他对先帝说什么吗？”成坤道：

“真的没有！”董方道：

“那么他的姓名来历你也不知道吗？”成坤道：

“兄弟，你为什么这样逼我？”成坤知道岳鸣珂是熊经略的使者，只恐说了出来，魏忠贤会对熊廷弼不利。王成

道：

“不是逼你，这刺客魏宗主必欲得而甘心，你知道了不说，真的要兄弟一家性命都和你同归于尽吗？”岳鸣珂心想：那宫中的美妇不知是公主还是后妃，但听这口气，必然是和魏忠贤结成一气的了。所以魏忠贤才为她这么着急，一定要得自己而甘心。

再说那成坤见王成一再提及他以身家性命担保自己，状似挟恩来胁迫自己，不禁起了疑心。反问道：

“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刺客？若他是刺客，为什么见了皇上又不动手？”王成道：

“你别管这个。你只说他姓甚名谁，什么来历？只要你说，魏宗主便立刻把你开释。说不定将来还要把锦衣卫交你统率。”成坤怒道：

“我不希罕。再说我也不知道，那人进了养心殿后，先帝就叫我出去斥退那些迫他的侍卫。”王成与董方面面相觑。董方道：

“什么你也说不知道，那么有一件事只须你举手之劳的，你愿做么？”成坤道：

“要看是什么事？”王成道：

“现在外廷有些官儿硬说先帝是给李可灼的红丸害死的，连宰相都受株连，魏宗主要你做证人，说先帝是前天晚上死的，不是在养心殿内，吃了红丸不久就死的。”成坤面色大变，忽然颤声说道：

“我本来没有怀疑，听你们这么一说，莫非先帝真是方

从哲和李可灼害死的么？”王成急道：

“你举手之劳，就可获释放。”成坤道：

“我平生不打假话。”王成道：

“我们的家小老幼都担着关系，你若不肯，他们也都不能活了！”成坤忽大声喝道：

“王成，如今才看出你是小人！什么身家性命担保，鬼才相信你的假话！”王成面色青白，董方喝道：

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心人！”突然伸手一戮，闭了他的穴道。王成取出一个布袋，将成坤带着镣铐塞入袋内，笑道：

“魏宗主怕明干掉他，会引起旧侍卫的不安，你看怎样才能把他静悄悄的干掉，让别人不起疑心。”董方道：

“这倒是个难差使，让我想想。”想了一阵，忽然说道：

“你先把他的镣铐去了。”王成奇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董方道：

“反正你已点了他的穴道，脱了他的镣铐，也逃不掉，我们将他偷偷带到煤山，把他缢死树上，就说他是自杀死的，岂不甚妙，让他死了也可得个忠烈之名。”王成鼓掌道：

“妙哉！”解开布袋，将成坤提了出来，把他的镣铐解了，回头对董方道：

“行了吧？”董方突然一掌劈下。王成骤出不意，缩肩不及，给他一掌打晕，董方双指一伸，正要替成坤解开穴道，忽然咕咚一声，倒在地上。侧门里窜出一名卫士，冷笑说道：

“魏宗主真有先见之明！”原来董方虽一向与成坤不和，心地却比王成稍好，他一见王成非把成坤置于死地不可，忽然起了不忍之心，亦怕自己将来也会和他一样，因此陡然转念，想把成坤放走，双双逃出宫外。哪知魏忠贤伏有高手在旁，董方刚刚动手，就给他用暗器打了穴道。

岳鸣珂在屋檐上看得骇然。埋伏的卫士走了出来，先把王成救醒，笑道：

“到底是你忠心。”仍把成坤塞入布袋，道：

“董方虽然可杀，但他的计策倒真不错。我们就让成坤‘自缢’了吧。”提起布袋，和王成一同走出。

两人在御花园走了一大段路，夜已三更，风寒露重，御花园里已是一片寂静，两人走到假山转角，陡然一阵冷风吹来，王成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

“咦，大哥，我有点害怕。”那名卫士道：

“怕什么？人还未害死呢，就是有冤鬼也不会现在来找你。”话刚说完，突然一阵冷风从背后吹来，耳边听得有人说道：

“找你！”那名卫士未待回头，手腕已给人抓着，肋下的将台穴也给来人用手肘一撞，痛入心脾，却叫不出声，王成也同样给来人依法炮制，那人笑道：

“你们要害人，阎罗王却要你们先去报到。”手腕用力，把两人摔入假山洞内。再说成坤在布袋中忽然被人提了出来，睁眼一看，原来就是前日的“刺客”，那人笑道：

“你的穴道已经解了，出宫去吧，不要再当这劳什子的

御前侍卫了。”成坤道：

“你怎么这样大胆？”远处忽现灯光。成坤道：

“岳大哥，你把那王成的衣裳换了，我带你混出宫去。”与岳鸣珂跃入洞内，过了片刻，岳鸣珂换了衣裳，前面的灯笼也不见了。成坤道：

“我们从西华门出去，那边是锦衣卫把守。我有熟人。”岳鸣珂道：

“我不出去。”成坤奇道：

“你一再进宫来做什么？”岳鸣珂心头一动，道：

“我正有事请教。”将前事再说一遍，问道：

“成兄可知那美妇究竟是什么人么？”成坤叹了口气道：

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，想不到这婆娘居然如此无法无天。”岳鸣珂听他口气十分不敬，道：

“这人不是公主或妃子吗？”成坤道：

“她现在比皇太后还有势力！她是当今圣上的乳娘客氏夫人！”岳鸣珂奇道：

“乳娘，怎么乳娘有这样大的权势？”成坤道：

“当今圣上是她抚养大的，说也奇怪，圣上自小就离不开她，她又生得年轻美貌，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妇人，看起来还像不到三十岁似的，所以先帝也很宠爱她。”岳鸣珂细味口气，似乎宫闱中还有更不堪闻问的事情，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怪不得她如此猖獗。”成坤道：

“魏忠贤也是尽量巴结她，才渐渐在宫中得势的。魏忠

贤自前年掌管了东厂之后，拨了几名亲信卫士到乳娘府听她调遣，渐渐她也有起私人的卫士来了。”岳鸣珂恍然大悟：那两名用迷烟迷翻自己的黄衣汉子，一定是她的卫士，替她偷掳男子进宫的了。又问道：

“你们也知道她偷掳男子的事吗？”成坤道：

“我们还料不到她敢如此，乳娘府的侍卫自成一系，我们也不便去探问。”岳鸣珂问清楚了去乳娘府的路，道：

“你在这里等我一会，我去去就来！”过了一会，岳鸣珂循着成坤指点的路线，摸到了乳娘府外，见外面有几条黑影穿梭巡逻，便悄悄的在地上拾起两枚小石，向空一弹，趁着那些卫士分心之际，突然从暗角飞掠入府。岳鸣珂前日曾从这里逃出。门户依稀记得，一路借物障形，轻登巧纵，摸索到中间那座房子，刚从暗黝处长出身来，蓦然听得有人低声喝道：

“是小三吗？圣上在里面，你到外面值班去。”岳鸣珂已换了东厂卫士服饰，情知误会，却不说话，待那人走过来时，蓦然伸指一点，点了他的死穴，压在宫前的石鼓底下，飞身攀上屋檐。

屋子里炉香袅袅，红烛高热，岳鸣珂心想：这倒像个新房。细看时房中已换了布置，靠窗处有一张大理石的长形书桌，桌上堆满奏章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那里批阅奏章，东翻一本，西翻一本，样子显得十分淘气。岳鸣珂暗道：

真是荒唐，这皇帝说小不小，说大不大，怎么还离不

开乳妈，这样胡闹，把奏章都搬到乳妈房中来了！小皇帝翻了几本奏章，伸了个懒腰道：

“真麻烦！”他的乳妈客氏坐在一旁，斟了一盏参汤，递给他道：

“做皇帝嘛，怎能不看奏章！”小皇帝道：

“有好些字我都认不得，明天问太傅去。”客氏道：

“哎唷，由哥儿，（熹宗名朱由校）这会给人笑话的，你拿给我看吧，也许我会认得。”小皇帝随手递过一本奏章，那是陕西巡抚报告“匪乱”，请求增兵的奏折，客氏看了道：

“王巡抚说，陕西连年大饥，现在已有三十六股盗匪，要你派兵去。”由校慌道：

“陕西离这里多远？”客氏道：

“远着呢，哥儿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由校道：

“那些官儿的名字好多，我都记不得，明天问杨兵部去，叫他保一个人去吧。”客氏又笑道：

“不行哟，哥儿，调兵遣将之事，应该皇帝做主，你要外面的大臣出主意，将来太阿倒持，那就不好啦！”

十二、突出奇兵妙计惊四座

由校又伸了个懒腰，道：

“我实在不想看了，做皇帝这样辛苦，真是不做也罢。乳娘呀！依你说怎么样？”客氏巴不得他有此一问，回道：

“听说兵科给事中刘廷元很行，何不叫他带兵？”由校道：

“好，刘廷元就刘廷元吧。”提起朱笔在奏章上批了，笑道：

“乳娘，以后你替我看，你说什么，我就批什么。”客氏迫他看奏章，本心就是故意令他厌烦，好乘机抓权的，听他一说，心中狂喜，面上却不表露出来。蹙眉说道：

“由哥儿，这担子我可担不起，如有差错，那些东林党人一定放不过我。”由校道：

“我不说出去便是。”客氏这才盈盈笑道：

“那么你去睡吧，奏章让我看好了。”由校忽道：

“熊廷弼可是个大忠臣！”边说边提笔在纸上胡乱涂写，字体歪斜，但却写得很大，连岳鸣珂在屋檐上也看得清楚，只见他满纸写着“熊廷弼是个大忠臣”，总有七八行之多。客氏一愕，笑问道：

“你怎么知道熊廷弼是个大忠臣？”由校道：

“父皇生前常对我说，说要不是熊廷弼替咱们撑着边关，满州鞑子早已打进来了。父皇病重时曾诏他回京，刚才我看到熊廷弼半月前发的奏章，说是已经动身，预计在二十八可到，二十八就是大后天，你看我要不要出宫去迎接他？”岳鸣珂又惊又喜，惊的是熊经略此时回京，朝中正混乱不堪，宰相方从哲和魏忠贤内外勾结，朋比为奸，皇帝又被客氏挟持，只恐对熊经略不利，喜的是三天之后便可见到大帅。心念一动，忽然想起卓一航三天之后的约期，心道：

怎么这样凑巧，熊经略定三天之后到京，而他的约会也特别提出“三天”这个期限？客氏啜了一口参汤，歪着眼睛笑道：

“瞧你，你说不为这些事操心，现在又操心起来了。先帝驾崩，到二十八还未过七日之期，你不能出宫。让他来朝见你好了。好孩子你也累啦，快去睡吧！”

由校本来想睡，想起熊廷弼却想起一桩事情，又道：

“刚才我乱翻那些奏章，见十有八九都是参劾熊廷弼的，熊廷弼既是个大忠臣，那么那些参劾他的官儿一定是奸臣了。我明日坐朝，一个个将他问罪，你替我把他们的名字抄在纸上，好吗？”岳鸣珂暗道：

“咦，这个小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居然很懂事。”客氏吓了一跳，忙道：

“我们坐在深宫，不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先帝虽说熊廷弼

是个忠臣，但难保他在其他方面不专权擅断，既然有那么多人劾他，那他也一定有做错的地方。”由校道：

“那么你是说要惩办熊经略吗？父皇在地下知道，一定不答应的。”客氏道：

“两边都不理好啦，你若将那些劾熊经略的人问罪，一时间那能找这么多官儿扶助你处理政事。”由校侧头想了一阵，道：

“好吧，把那些奏章，装一大萝，都给熊经略送去！”客氏道：

“好了，好了，快去睡吧！”由校把所写的字团成一团，掷落桌底。客氏替他把奏章收拾好了，牵他去睡。由校忽然做了个怪脸，道：

“李选侍要替我立皇后呢！”李选侍是光宗常洛最宠的妃子，由校母亲早死，事之如母。客氏笑道：

“皇上大喜呀，我的由哥儿成了大人了。”由校道：

“我不要皇后，我要乳娘做皇后。乳娘，你真美，你的女儿就像你的妹妹一样，和你站在一起，还没有你好看呢！”客氏啐了一口道：

“疯话儿！”开了睡房的门，和由校进去。岳鸣珂飘身下地，从桌子底下捡起那团纸团，忽听得外面推门之声，急又跳回梁上，房门开处，一个婀娜少女闪身走进。岳鸣珂心道：怎么这个少女如此大胆？也不叫门就进来了。

客氏在里房问道：

“是婷儿吗？”少女叫了声“娘”。过了一阵，客氏从里

面走出，把门轻轻掩上，道：

“小声一点，皇帝刚刚睡呢。”少女道：

“魏公公说皇帝在你这里，所以我才赶来。”

这少女乃是客氏的女儿，名叫客娉婷。客氏未进宫前，魏忠贤也还未做太监，两人本是老相好，客氏和他私通，生下一女，就是这个客娉婷。所以神宗死后不久，魏忠贤一掌了权，就替客氏把她女儿接来。但客娉婷却不知道魏忠贤是她生身之父。客氏把女儿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

“傻丫头，你来做什么，你想做皇后吗？可惜没有这样福气。皇帝虽然听我的话，可是皇后必须是名门望族，谁叫咱们祖宗没做过大官呢。要你做妃子我又不愿意。乖女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挑个好女婿。”客娉婷面红红的佯嗔道：

“娘，好没正经。我问你正经的事，你给皇上说了没有？师公说他偷偷躲在宫内总是不妥。他想弄一个锦衣卫的都指挥做做。”客氏道：

“还没空说呢。”客娉婷道：

“师公已传了我的剑谱，你再也不替他去说，我可难为情。”客氏笑道：

“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乖女儿，你这样心急干吗？明天我替你一说便成。”岳鸣珂好生奇怪，心道：这女娃儿也有师公，还练剑呢！客娉婷忽道：

“娘，你借那把龙泉剑给我瞧瞧。”客氏道：

“别提这把剑啦，这把剑几乎弄出大事。”客娉婷道：